

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考释

姚 萱

一、释“带”

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(以下简称“《花东》”)第451片第3辞:

戊寅卜:自𠂔带其见(献)于帚(妇)好?用。
其中“带”字原作:𠂔整理者释为“𠂔”。《花东》被释为“𠂔”的字形还见于第363、480两片,其用法相同,而跟上引第451片不合。其字形,第480片作𠂔,跟甲骨文“𠂔”字作𠂔(《甲骨文合集》——以下简称“《合集》”——28134)、𠂔(《合集》28135)相近,确是“𠂔”字,而跟上引第451片之字有明显区别。甲骨方“带”字作𠂔(《合集》20502)、𠂔(《合集》26879)等形,旧多与“𠂔”字混而不分,近年裘锡圭先生改释为“带”,^①已为很多研究者所接受。^②二者明显的区别在于:“带”字中间像绅带交组之形,“𠂔”字中间像花纹曲卷之形。”^③上引《花东》451片之字与甲骨文“带”字相比较,主要不同之处只在于将所从的小点写作双钩之形。而殷墟甲骨文字往往“从实点与从虚廓一也”,“双钩与填实是相同的”,其例甚多。^④所以此字从字形看无疑应是“带”字异体。

《合集》26879+28035+26885+26880(蔡哲茂先生缀合)、28036云“戌带”,“带”作地名;《合集》13935有“妇带”、20502云“𠂔带妣”,“带”皆作人名。花东卜辞“自𠂔带其献于妇好”,“带”字当是用其本义,这在殷墟甲骨文还是首见。“自𠂔带”即来自“𠂔”之带,《花东》48和416有“自丁黍(原从‘米’)",即来自“丁”之

黍,“自”字用法相同。^⑤𠂔是地名和族名、人名,又见于《花东》252和450。董珊先生认为,见于花东和宾组、历组卜辞的人名、族名“𠂔”,即“𠂔”字的线条化写法,似可信。花东卜辞和王卜辞多见“𠂔”献纳物品的记录。带包括带钩,在出土带钩中,不乏制作精致、装饰精美的,其所配之带的豪华不难想见。卜辞所问的来自𠂔的带大概正属于此类,所以子很自然地想到了是否要将此带献给妇好,并为此而占卜。

二、释“及”

《花东》第183、266、277、366片有一个整理者释为“采”的字,作如下之形:𠂔(第183片)。下文用“A”代表,其形可分析为从“禾”从“𠂔”(此形下文用“B”代表)。第183片第11辞整理者释为:

癸卜:不采,旬日雨?

原考释说:“A,新见字。像人用手采摘禾穗之形,属整体会意……《说文》:采‘禾成秀也,人所以收,从爪禾。’该字正合此意。”是将A释为动词。按此辞中“旬日”即十日,“旬日雨”显然是还未发生之事。据此,按照整理者的解释,“不采”只能理解为占卜者问是否“将不采摘禾穗”。但我们知道,在这种情况下,应当用“勿”一类的否定词而不能用“不”。下引其他出现“A”字的卜辞,按照整理者的断句和解释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。实际上,A字应与下“旬日”连读,看下引卜辞自明:

(1)其A五旬口?

- (2)三句?
(3)弗 A 五句? 266

(2)一句。

(3)𠄎二句

(4)其 A 五句。

(5)弗 A 五句。 277

(1)乙丑卜:[𠄎]宗,丁 A 乙亥不出獸(狩)?

(2)乙丑卜:丁弗 A 乙亥其出? 子占曰:庚、辛出。 366

排比以上几条卜辞,“A”字与下文连读,显然都是“到”、“及”、“至”一类的意思。“A 五句”即到五句、从占卜之日算起满五句,“A 乙亥”即到乙亥那一天。366 片于“乙丑”日占卜“丁”即时王武丁^⑥是否不到一句之后的“乙亥”那天就出去狩猎,“子”判断的结果是“庚(午)”或“辛(未)”日出狩,即确实不到一句之后。

在第 290 片中,有一个作“𠄎”形的字(下文用“C”代表)。其辞云:

(4)癸巳卜:自今三句又(有)至南? 弗 C 三句,二句又三日至。

(5)亡其至南?

(6)出自三句乃至? 290

原考释将第 4 辞验辞部分的“弗 C 三句”、“二句又三日至”都理解为命辞,标以问号。又将第 6 辞、第 5 辞分别理解为这两句的验辞,谓这三条卜辞“可能是当时殷人观察天象的真实记录……此证明当时殷人对天象的观察,已经相当精确了。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史料。”(《花东》1681 页)其说牵强难信。实际上,“亡其至南”、“出自三句乃至”两辞各自守一卜兆而刻,后者还有兆序“一”,都只能理解为命辞。按照我们上引所作的标点,三辞分别是贞卜从现在起三句(之内)“有至南”或“亡其至南”,^⑦还是超过三句才“至”。最后的结果是“弗 C 三句,二句又三日至”,即过了两句又三天就“至”了,两句又三天即不到三句,“弗 C 三句”的“C”,显然跟前引“A”字用法是相同的。

“C”当分析为从“雨”从“B”,它跟 A 用法相同,又都从“B”。很显然,这两个字都以“B”为声符,它们所表示的是同一个词。这样看来,本文开头所引原考释释 A 为会意字“采”之说就显然不能成立了。A、C 两字的释读,关键在其声符 B 上。

“B”的形体像一个侧立的人扬起手,甲骨文中以它为偏旁的字很多,大多是在字中起表意作用的,如“𠄎(何)”字像人手扶肩上所荷之物,“𠄎(御)”字“像一人抵御另一持杖者的攻击”,^⑧等等,可以不论。独体的 B 字见于《合集》17972:“乎(呼)𠄎?”是人名;又见于《合集》34483:“于𠄎焚,雨?”^⑨此辞的“𠄎”即卜辞多见的地名“𠄎”。“𠄎”也见于《花东》第 294 片,研究者多释为“𠄎京”合文,或隶定为从“𠄎”从“京”,即认为“B”是“𠄎”之异体。在有的合体字中,B 确实像是“𠄎”字的简体,如卜辞“𠄎”字,研究者多认为即右从“𠄎”的“孰”字异体。但单独的 B 字,字形毕竟跟“𠄎”有区别。A、C 两字释为从“𠄎”声,我们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读通卜辞。

《甲编》2357(即《合集》21414)有如下一字:𠄎,屈万里先生《殷墟文字甲编考释》云“或是及字异体”,《殷墟甲骨刻辞类纂》(以下简称“《类纂》”)41 页即收于“及”字下。此字上下文残,是否为“及”字无法从文意验证。其释为“及”的根据,显然是因为字形像一人伸出手从背后“逮及”另一人。跟“及”字作“𠄎”形相比较,区别只在于背后的伸出手的人形是否写出,其为“及”字繁体,从字形看确实是很自然的。同类的例子甲骨文多见,如卜辞“𠄎”字常常省略人形只保留手形作“𠄎”,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有这类异体关系的字张亚初先生称之为“整体会意字与局部会意字”,有过详细论证,请参看。^⑩

上举《甲编》2357 那类写法的“及”字繁体,如果省略在前的人形,保留在后伸出手的人形,就成为我们所说的 B 形了。卜辞独体的 B 字是否与之有关,还难以确定。但在作合体字的偏旁时,由于还有其他偏旁在起着区别字形的作用,繁体的“及”字出现这样的省略,是完全可能的。联系我们前文所说,A、C 两字所表示的词正是“到”、“及”、“至”一类的意思,显然它们应当分别分析为从“禾”、从“雨”,从繁体的“及”省声,在卜辞中皆读为意为“到”的“及”,字形有据,文意也通顺无碍。

此外,殷墟甲骨文中还有如下两形(《类纂》77 页 0128 号字头)^⑪:

D. 𠄎 E. 𠄎

其所在卜辞如下:

丁卯卜, 歸貞: 我𠂔 D 丁自庚?
《合集》21677

于四月其雨?

弗 E 四月其雨? 《合集》20946

这两形都正好位于残断卜甲的上方边缘处, 其左上部分的笔画是否有残缺尚不无疑问。不过, 其字形中包含我们上文所讨论的“B”形是很清楚的。据此, 如果直接将其中的“B”形分析为具有表音作用, 则它们也可以释读为“及”, 同时卜辞文意正好十分通顺。《合集》21677“及丁自庚”即“自庚及丁”、从庚到丁, “自庚”可以看作是对“及丁”的补充说明。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占卜是否“及(今)某月雨”的卜辞(《类纂》40页), 《合集》20946“弗及四月其雨”与之相类。

本文蒙导师黄天树教授审阅并指导修改, 谨致谢忱。

注释:

①裘锡圭:《也谈子犯编钟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第13卷第5期(总第149期)114~116页

②如沈建华、曹锦炎《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》164页3806、3808号字头收录这两类字形, 分别释“带”和

“𠂔”。

③季旭升:《说文解字新证(上)》622页

④于省吾:《甲骨文字释林》10页、245页

⑤参看裘锡圭:《“锡朕文考臣自厥工”解》, 收入《古文字论集》393页

⑥参看陈剑:《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“丁”——附:释“速”》

⑦“至南”的确切含义还有待研究。又见于第159片:(1)癸未卜: 今月六日𠂔于生月有至南? 子占曰: 其又(有)至。𠂔月𠂔。(2)癸未卜: 亡其至南? “南”字原释为“𠂔”, 如可信, 则“至𠂔”是“送致𠂔”之意。但王卜辞数见“来自南”, “至南”也可能是“至自南”即从南边来至之意。

⑧裘锡圭:《读〈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〉》, 收入《古文字论集》334页

⑨《合集》6987有单独的B形, 但实为“𠂔”之错字, 与此所论无关。看林沅:《说飘风》, 收入《林沅学术文集》34页

⑩张亚初《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七辑232~234页

⑪《类纂》此字头下另外还收录有《合集》2708、21722两形, 其字形和辞例都跟下举D、E有别, 恐非一字。

(通讯地址: 100089)

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)

迁址启事

《汉字文化》杂志社办公地址已迁至北京市西城区华远北街1号楼728室。联系方式变更如下。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第2214信箱

邮政编码: 100032

电话: (010)66126390

(010)66135422

传真: (010)66135422

电子邮箱: hanziwh@yahoo.com.cn